# 向陽的教育

●林玉体／考試院考試委員、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文教人權委員會委員

本年（2006）由熱愛台灣的「台灣社」發起「我們在向陽的地方」運動，正逢國家面臨藍綠對決的關鍵時刻，千千萬萬擔心本土意識之受到摧殘與踐踏人士，遂不畏風雨的積極參與，場面壯觀。許多人都知道，「教育國之本」，奠定一個愛好和平且理性祥和的社會，有必要從教育紮根，雖然教育成果極其緩慢，但只要耕耘，必有收穫；且今日不下種，又哪能奢望有收成。不管學校教師、家裡的父母、或社會上的成人，皆能了解「向陽的教育」，則今日將不只可望減少不必要的衝突甚至不幸的流血事件，並且又可化干戈為玉帛。文化及生活品質必然提高。

「向陽的教育」有多重的層面，下述數種，可能僅是其中較重要的而已。

1.向陽的教育是充滿生機盎然的教育，人人滿懷期望。「教改」口號之一是把每個學生都帶上來，「人人皆是可教的」（every one is educatable），就是朽木，也絕不可說「不可雕」。陽光代表光明，光明就有生路或活路。就教育的角度言之，學校是不可當掉學生或開除學生的。社會組織當中，要是負教育下一代重責大任的學校，竟然認定學生在進德修業上已無可救藥，試問除了令這種人消失在地球之外，又有哪個機構可以收容這種人？連教育工作者那種本諸於教育大愛的人都要放棄的對象，不是自覺前途茫茫，一片黑暗了嗎？就常情而論，這種人，消極的話就落入悲觀、消極、抵制，或憂鬱的心境中，若這種人鋌而走險，也極可能是勢所必然；前者是自殘，後者是殘人。如此的社會，將永無寧日。心理學理論告訴我們，一個人的「抱負水平」（level of aspiration）愈大，他的成就可能性就大增。但若學生灰心喪志了，則又哪有鬥志為生活打拚呢？教育學說也持「鼓勵」優於「懲罰」的說法，「動機」是居舉足輕重地位的。學生意願若消失，則徒有絕頂聰明的天份，也是枉然！打罵或一味斥責，非但是「反教育」，且造成心靈上的烙傷是多麼的嚴重！台語說「歹馬也有一步踢」，古人言「行行出狀元」，這不是符合當前大家很熟悉的「多元智慧」主張嗎？不要斷人出路。尋找陽光，本是植物的天性，人更無例外了。人人適性發展，則滿足之心較易充溢，乖戾之氣不易滋生，肇事惹非消失於無形。進步的社會於是指日可待！

2.向陽的教育是溫暖的：陽光普照，冷峻氣就不會襲人。溫暖之展現，在教育上最大的原動力，就是愛的滋潤。教育愛異於其他的愛，它尤指「價值之愛」。只有施捨寬諒，才能使浪子回頭。說之以理，動之以情，既不縱容，也不苛嚴，才是上乘的教師氣質。人格感召，唯賴教育工作者本身之以身作則；「人在作，學生在看」。人非聖賢，誰能無過，即令是聖賢，台語也說：

「神仙打鼓有時錯」，又何必求全責備？以零缺點要求無生命的機器，都難能如願了，怎能以清廉百分百要求他人？「至聖先師」孔子最得意的門生顏回，也只不過達成「不二過」的標準而已，可見孔子也承認犯有一過的學徒仍是可造之材。向陽的教育不是只強調智力商數（Intelligent Quotient; I.Q.）而已，因此憑學科能力就作為編班依據，這是不合乎「全人格」（whole personality）的教育的。「受過教育的人」（the educated person），不可偏重於「理」（reason , rational），卻更應強調「情」（feeling），因此情緒商數（Emotional Quotient; E.Q.）更不可忽略。此外，人生不如意事常十之八九，逆境之克服，尤是教育過程中最應予以面對的，因此逆境商數（Adversity Quotient; A.Q.）之地位，絕不可等閒視之。學校教育，即令是屬於第三階層（tertiary）的大學院校，都不能完全只顧及「專業訓練」（professional training），更不用說中小學教育（prim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）了。任何人，包括女生、殘障、弱勢、貧窮子弟、原住民等，都有人權，絕不可予以歧視。資優班名詞早該廢除，男女分校分班也應成為歷史名詞。在教育過程中，教育思想家尤其盧梭已在二百多年前即提議應帶學童參觀孤兒院、監獄、痲瘋病院、老人收容所等人間極需溫暖的地方，好讓學童發揮同情心本性。一方面除了自覺幸福與滿足之外，另方面也體恤他人。只要溫情在，何處非故鄉？日行一善，機會多的是。「助人為快樂之本」。在「專業」之餘，又補上「敬業」及「樂業」，教育的完美目的，即已完全實現。把陌生人變成親愛的友朋，又哪會爾虞我詐，分崩離析呢？「認同感」（identity）及「團契感」（sense of community）立即趕走冷漠症（apathy）及「疏離病」（alienation）。優越心態往下降，唯我獨尊的自大狂也蕩然無存，大家共奏美妙悅耳的歌聲。把台灣視作種族的大熔灶（melting pot），這種歷史比喻將為交響樂（symphony）所取代。

3.向陽的教育是誠實無欺的教育：在大太陽底下，任何事都無所遁形，真相面貌必可水落石出。隱瞞、扭曲、抹黑等奸詐的技倆，是無法施展其道的。台灣過去數百年的教育，以偏蓋全甚至是「反台灣」也「反教育」的手段，實在是指不勝屈。學校尤其是大學的首要功能，有一項是大學史上最應推崇的獨特傳統，即「真理」（veritas , truth）。道道地地的所謂「大學之道」，支那揚言的「明明德，親民，止於至善」，必須築基於「真理」之上。開拓知識的領域（knowledge frontier），「學不厭，教不倦」，是知識份子「終身學習」（life long learning）最不休止的發動機。當然，人性依基督教觀點，早就犯了原罪（original sin），在知行中受了自覺性及不自覺性的無知之過，早就難免。「蔽」之消除，「偶像崇拜」之避免，早有哲學家指出。文明如往進步的方向邁進，則今人之「蔽」或「偶像崇拜」，必少於古人。條件之一，就是大家都朝向陽的地方行走，遠離昏灰或黑暗的所在，因為只有在伸手不見五指之處，才可施展卑鄙的技倆。在向陽的地方，一來可以揭發他人隱藏的密謀，二來自己也有警惕，只有坦蕩蕩，才能禁得起批判及分析的檢驗。「人在作」，不只「天在看」、「歷史在瞧」，「眾人」也瞪大眼睛。雖然如此並不必然保證實情之告白，但最少把錯誤減少，真相已漸「逼近」（approximate）。如此，人性的善良面才可能有用武之地。路

遙知馬力，日久見人心，此句台灣俚語，也只有在向陽的地方才應驗。

希臘哲學家柏拉圖有「洞穴」（cave）的比喻，許多人視陰暗為真實，久而久之，則積非成是，真假不只莫辨，且以假當真；此外，又把帶入陽光者目為寇讎。此種教訓，實在是怵目驚心的血淋淋事實。蘇格拉底的名言：「未經過檢驗的人生，是不值得活的」（an unexamined life is not worth living）。教育的最光明磊落的目的，就是培養「自覺無知」（conscious ignorance）的心態，則被烏雲遮掩的部分，在陽光出現時，就快速消逝。歐洲文明之所以能主控現代，十八世紀興起的「啟蒙運動」（the Enlightenment）居功最偉。「啟蒙」即把蠟燭及陽光攜入。台灣四季如春，陽光之充足，為洋人所羨慕，尤其是夏天，大太陽之酷熱，有時真令人難以忍受煎熬。但有形的炎暑，人人可以感受，不幸卻有那種無形的黑暗，仍然籠罩寶島大地。「不畏浮雲遮望眼，只緣身在最高層」，這首胡適之極喜引用支那王安石的名詩，可以作為台灣教育昇華的指標。向過去的黑暗道bye bye，迎向太陽，則正面教育的實質面才可能呈現。因此台灣歷史、地理、文學、語言、音樂、美術等之發現，必成為課程結構及教科書編選的最重要教育材料。

在歷史洪流裡，數不盡的悲劇及不當的行徑，實在罄竹難書；改過自新，是教育上最感人的事跡，也是人間戲台上最賺人眼淚的感動劇。教育上多提供此種有意義且價值最高的讀物，人人皆會手不釋卷，且起身效法之。有一個美國白人小女，彈一手技術高超的鋼琴，但卻在心中不知何種原因深深的排拒黑人，她的媽媽突然來了一靈感，面帶嚴肅，但也發揮母愛情操的語調，告誡她的女兒：「孩子啊！聽妳彈出這麼好聽的琴，妳可曾知悉，鍵盤中有白鍵，也有黑鍵！」或許這是糾正孩子種族歧視中的暮鼓晨鐘，頓悟自己的前非，一念之間戛然省覺，從此善待黑人，這不是向陽教育最大的效果嗎？為什麼不把這種活生生的對話，取作為教科書的教材呢？「打開咱心內的門窗」，陽光就直射而入。人人也都經驗到只要是向陽的地方，心情就舒暢，鬱卒的陰霾消失無蹤。陽光是最公正無私的，因此「運動家風度」及「政治家風格」那種雅量，以及「盡棄前嫌」的情操，就是塑造民主社會聖潔人品的最佳教育典範了。「勝不驕，敗不餒」，「贏博不贏話」也是台灣士人朗朗上口的佳句。上台者向落選者道謝承讓，後者向前者道賀恭喜，這才是君子而非小人的舉動，只有心中有陽光者才能化解恨意。令人驕傲的是，此種佳例，台灣過去及現在這方面的教材，俯拾皆是。可惜的是，教科書取材，竟然都視而不見。這是教育改造中最大的敗筆，也是最不可原諒的罪過。

向陽的教育，簡單言之，在知識教育上，啟發學童心智，在廣度及深度上激發潛能；在品德教育上，把最令人嘆息的愚蠢措施當作教訓，把最令人肅然起敬的事跡當作教材。如此，則學童必在上課日，興致高昂的心向學校，畢業時必滿懷感恩。學校教育依此來涵養高尚的人格情操，也造就了多方面的人才，不只有形的教育機構充滿著陽光，且把陽光帶給整個社會，如此的教育必能為台灣塑造一美麗的家園，台灣的大學排行榜要擠上世界百大，一定是順理成章，且有可能吸引世界其他各國學子，負笈註冊，國際名大學的封號，也可靜候佳音了。 ◎